

先
張
的
哲
學

老張的哲學

第一

老張的哲學是『錢本位而三位一體』的。他的宗教是三種：回，耶，佛；職業是三種：兵，學，商；言語是三種：官話，奉天話，山東話；他的……三種；他的……三種；甚至於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。洗澡固然是件小事，可是爲了解老張的行爲與思想，倒有說明的必要。

老張平生只洗三次澡：兩次業經執行，其餘一次至今還沒有人敢斷定是否實現，雖然他生在人人是『預言家』的中國。第一次是他生下來的第三天，由收生婆把那時候無知無識的他，像小老鼠似的在銅盆裏洗的。第二次是他結婚的前一夕，自動的到清水池塘洗的。這次兩個銅圓的花費，至今還在賬本上寫着。這在老張的歷史上是毫無可疑的事實。至於將來的一次呢，按着多數預言家的推測：設若執行，一定是被動的。簡言之，就是『洗屍』

洗屍是回教的風俗，老張是否崇信默哈莫德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似乎應當側重經濟方面，較近於確實。設若老張『嗚乎哀哉尙饗』之日，正是羊肉價錢低落之時，那就不難斷定他的遺囑有『按照回教喪儀，預備六小件一海盤的清真教席』之傾向。（自然慣於吃酒弔喪的親

友們，也可以借此換一換口味。）而洗屍問題或可以附帶解決矣。

不過，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後肉價的漲落，實在不易有精密的推測；況且現在老張精神中既無死志，體質上又看不出頹唐之象，於是相家推定老張尚有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之壽命，與斷定十年，二十年，或三十年後肉價之增減，有同樣之不易。

豬肉貴而羊肉賤則回，豬羊肉都貴則佛，請客之時則耶。

爲什麼請客的時候則耶？

耶穌教是由替天行道的牧師們，不遠萬里而傳到只信魔鬼不曉得天國的中華。老教師們有時候高興請信徒們到家裏談一談，可以不說『請吃飯』，說『請吃茶』；請吃茶自然是西洋文明人的風俗。從實惠上看，吃飯與吃茶是差的多；可是中國人到洋人家裏去吃茶，那『受寵若驚』的心理，也就把計較實惠的念頭勝過了。

這種妙法被老張學來，於是遇萬不得已之際，也請朋友到家裏吃茶。這樣辦，可以使朋友們明白他親自受過洋人的傳授，至於省下一筆款，倒算不了什麼。滿用平聲仿着老牧師說中國話：『明天下午五點鐘少一刻，請從你的家裏走到我的家裏吃一盤茶。』尤爲老張的絕技。

營商，爲錢；當兵，爲錢；辦學堂，也爲錢！同時教書營商又當兵，則財通四海利達三江矣！此之謂『三位一體』；此之謂『錢本位而三位一體』。

依此，說話三種，信教三樣，洗澡三次，……莫不根據於『三位一體』的哲學理想而實施。

老張也辦教育？

真的！他有他自己立的學堂！

他的學堂坐落在北京北城外，離德勝門比離安定門近的一個小鎮上。坐北朝南的一所小四合房，包着東西長南北短的一個小院子。臨街三間是老張的雜貨鋪，上自鴉片，下至蔥蒜，一應俱全。東西配房是他和他夫人的臥房；夏天上午住東房，下午住西房；冬天反之；春秋視天氣冷暖以爲轉移。既省涼棚及煤火之費，長遷動着於身體也有益。北房三間打通了榻段，足容五十多個學生，土砌的橫三豎八的二十四張書桌，不用青灰，專憑黑染，是又黑又勻。書桌之間列着洋槐木作的小矮腳凳：高身量的學生，蹲着比坐着舒服；小的學生坐着和吊着差不多；北牆上中間懸着一張孔子像，兩旁配着彩印的日俄交戰圖。西牆上兩個大鐵帽釘子掛着一塊二尺見方的黑板；釘子上掛着老張的軍帽和陰陽合曆的憲書。門口高懸着一塊白地黑字的匾，匾上寫着『京師德勝汎公私立官商小學堂』。

老張的學堂，有最嚴的三道禁令：第一是無論春夏秋冬閏月不准學生開教室的窗戶；因爲環繞學堂半里而外全是臭水溝，無論刮東西南北風，永遠是臭氣襲人。不准開窗以絕惡臭，於是五十多個學生噴出的炭氣，比遠遠吹來的臭氣更臭。第二是學生一切用品點心都不准在學堂以外的商店去買；老張的立意是在加增學生愛校之心。第三不准學生出去說老張賣鴉片。因爲他只在附近煙館被官廳封禁之後，纔作暫時的接濟；如此，危險既少，獲利又多；至於自覺身

分所在不願永遠售賣煙土，雖非主要原因，可是我們至少也不能不感謝老張的熱心教育。

老張的地位：村裏的窮人都呼他爲『先生』。有的呢，把孩子送到他的學堂，自然不能不尊敬他。有的呢，遇着開殃榜，批婚書，看風水，……都要去求他，平日也就不能不有相當的敬禮。富些的人都呼他爲『掌櫃的』，因爲他們日用的油鹽醬醋之類，不便入城去買，多是照顧老張的。德勝汎衙門裏的人，有的呼他爲『老爺』，有的叫他『老張』，那要看地位的高低；因爲老張是衙門裏掛名的巡擊。稱呼雖然不同，而老張確乎是鎮裏——二郎鎮——一個重要人物！老張要是不幸死了，比丟了聖人損失還要大。因爲那個聖人能文武兼全，陰陽都曉呢？

老張的身材按營造尺是五尺二寸，恰合當兵的尺寸。不但身量這麼適當，而且腰板直挺，當他受教員檢定的時候，確經檢定委員的證明他是『脊椎動物』。紅紅的一張臉，微點着幾粒黑痣；按麻衣相法說，主多材多藝。兩道粗眉連成一線，黑叢叢的遮着兩支小豬眼睛。一支短而粗的鼻子，鼻孔微微向上掀着，好似柳條上倒掛的鳴蟬；一張薄嘴，下嘴唇往上齧着，以便包着年久失修漸形垂落的大門牙。因此不留神看，最容易錯認成一個夾餡的燒餅。左臉高仰，右耳幾乎扛在肩頭，以表示着師位的尊嚴。

批評一個人的美醜，不能只看一部而忽略全體。我雖然說老張的鼻子像鳴蟬，嘴似燒餅，然而決不敢說他不好看。從他全體看來，你越看他嘴似燒餅，便越覺得非有鳴蟬式的鼻子配着

不可。從側面看，有時鼻窪的黑影，依稀的像小小的蟬翅。就是老張自己對着鏡子的時候，又何嘗不笑吟吟的誇道：『鼻翅掀着一些，哼！不如此，怎能叫婦人們多看兩眼！』

第二

那是五月的天氣，小太陽噉着血盆似的小紅嘴，忙着和那東來西去的白雲親嘴。有的脣兒一挨慌忙的飛去；有的任着意假着小太陽的紅臉蛋；有的化着惡龍，張着嘴想把她一口吞了；有的變着小綿羊跑着求她的青眼。這樣豔美的景色，可惜人們卻不曾注意，那倒不是人們的錯處，只是小太陽太嬌羞了，太潑辣了，把要看的人們曬的滿臉流油，於是富人們支起涼棚索興不看；窮人們倒在柳陰之下作他們的好夢，誰來惹這個閑氣。

一陣陣的熱風吹來的柳林蟬鳴，荷塘蛙曲，都足以增加人們暴躁之感，詩人們的幽思，在夢中引逗着落花殘月，織成一片閑愁。富人們乘着火豔榴花，繭黃小蝶，增了幾分雅趣。老張既無詩人的觸物興感，又無富人的及時行樂；只伸着右手，仰着頭，數院中杏樹上的紅杏，以備分給學生作爲麥秋學生家長送禮的提醒。至於滿垂着紅杏的一株半大的杏樹，能否清清楚楚數個明白，我們不得而知，大概老張有些把握。

『咳！老張！』老張恰數到九十八上，又數了兩個湊成一百，把大拇指捏在食指的第一節上。然後回頭看了一眼。這輕輕的一捏，慢慢的一轉，四十多年人世的經驗！

『老四，屋裏坐！』

『不！我還趕着回去，這兩天差事緊的很！』

『不忙，有飯吃！』老張搖着蓄滿哲理的腦袋，一字一珠的從薄嘴唇往外蹦。

『你盟兄李五纔給我一個電話，新任學務大人，已到老五的衙門，這就下來，你快預備！我們不怕他們文面上的，可也不必故意冷淡他們，你快預備，我就走，改日再見。』那個人一面擦臉上的汗，一面往外走。

『是那位大……』老張趕了兩步，要問個詳細。

『新到任的那個。反正得預備，改天見！』那個人說着已走出院外。

老張自己洗淨了幾秒鐘，把腦中幾十年的經驗匆匆的讀了一遍，然後三步改作兩步跑進北屋。

『小三！去叫你師娘預備一盆茶，放在杏樹底下！快！小四！去請你爹，說學務大人就來，請他過來陪陪。叫他換上新鞋，聽見沒有？』小三，小四一溜煙似的跑出屋外。『你們把三字經，百家姓收起來，拿出國文，快！』

『中庸呢？』

『費話！舊書全收！快！』這時老張的一雙小豬眼睜得確比豬眼大多了。

『今天把國文忘了帶來，老師！』

『該死！不是東西！不到要命的時候你不忘！修身也成！』

『算術成不成？』

『成！有新書的就是我爸爸！』老張似乎有些急了的样子。『王德！去拿掃帚把杏樹底下的葉子都掃乾淨！李應！你是好孩子，拿條溼手巾把這羣墨猴的臉全擦一把！快！』拿書的拿書；掃地的掃地；擦臉的擦臉；乘機會吐舌頭的吐舌；擠眼睛的擠眼；亂成一團，不亞於遭了一個小地震，老張一手摘黑板上掛着的軍帽往頭上戴，一手掀着一本國文找不認識的字。

『王德！你的字典？』

『書桌上那本紅皮子的就是！』

『你瞎說！該死！我怎麼找不着？』

『那不是我的書桌，如何找得到！』王德提着掃帚跑進來，把字典遞給老張。

『你們的書怎樣？預備好了都出去站在樹底下！』王德快掃！』老張一手按着字典向窗下看了一眼。『哈哈！叫你掃杏葉，你偷吃我的杏子。好！現在沒工夫，等事情完了咱們算賬！』

『不是我有意，是樹上落下來的，我一抬頭，正落在我嘴裏。不是有心，老師！』

『你該死！快掃！』

『你一萬個該死！你要死了，我把杏子都吃了！』王德自己嘟囔着說。

王德掃完了，茶也放在杏樹下，而且擺上經年不用的豆綠茶碗十二個。小四的父親也過來

了，果然穿着新緞鞋，老張查完字典，專等學務大人駕到，心裏越發的不鎮靜。

『王德！你在門口去瞭望。看見轎車或是穿長衫騎驢的，快進來告訴我。臉朝東，就是黃蜂整你的後腦海，也別回頭！聽見沒有？』

『反正不是你腦袋。』王德心裏說。

『李應！你快跑，到西邊冰窖去買一塊冰；要整的，不要碎塊。』

『錢呢？』

『你衣袋裏是什麼？小孩子一點寬宏大量沒有！』老張顯示着作先生的氣派。

李應看了看老張，又看了看小四的父親——孫八爺，——一語未發，走出去。

這時候老張纔想起讓孫八爺屋裏去坐，心裏七上八下的勉強着和孫八爺閑扯。

孫八爺看着有四十上下的年紀，矮矮的身量，圓圓的臉。一走一聳肩，一高提腳踵，爲的是顯着比本來的身量高大而尊嚴。兩道稀眉，一雙永遠發困的睡眼；幸虧有支高而正的鼻子，不然直看不出臉上有『一應俱全』的構造。一嘴的黃牙板，好似安着『磨光退色』的金牙；不過上唇的幾根短鬚遮蓋着，還不致金光普照。一件天藍洋緞的長袍，罩着一件銅鈕寬邊的米色坎肩，童叟無欺，一看就知道是鄉下的士紳士。

不大的工夫，李應提着一塊雪白的冰進來。老張向孫八說：

『八爺來看看這一手，只准說好，不准發笑！』

孫八隨着老張走進教室來，老張把那塊冰接過來，又找了一塊木板，一齊放在教室東牆的洋火爐裏，打着爐口，一陣陣的往外冒涼氣。

『八爺！看這一手妙不妙？洋爐改冰箱，各煖夏涼，一物兩用！』老張挑着大拇指，把眼睛擠成一道縫，那條笑的虛線從臉上往裏延長，直到心房上，撞的心上癢了一癢，纔算滿足了自己的得意。

原來老張的洋爐，爐腔內並沒有火瓦。冬天擺着，看一看就覺得暖和。夏天遇着大典，放塊冰就是冰箱。孫八看了止不住的誇獎：『倒底你喝過墨水，肚子裏有貨！』

正在說笑，王德飛跑的進來，堵住老張的耳朵，霹靂似的嚷了一聲『來了！』同時老張王德一人出了一身情感不同而結果一樣的冷汗！

第三

門外拍拍的擲鞋的聲音，孫八忙着迎出來，老張扯開喉嚨叫『立——正』！五十多個學生七長八短的排成兩行。小二把左脚收回用力過猛，把腳踵全放在小四的腳指上，『哎喲！老師！小三立正，立在我腳上啦！』

『向左——轉！擺隊相——迎！』號令一下，學生全把右手放在眉邊，小四痛的要哭，又不敢哭，只把手遮着眼睛隔着眼淚往外看。前面走的他認識是衙門的李五，後面的自然是學務大人了。

『不用行禮，把手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』學務大人顯着一萬多個不耐煩的樣子。學生都把手從眉邊摘下來。老張補了一句：『禮——畢』！

李五遞過一張名片，老張低聲問：『怎樣？』李五偷偷的應道：『好說話』。

『大人東屋坐，還是到講堂去？』老張向學務大人行了個舉手禮。

『李先生，你等我一等，我大概看看就走。行家一過眼，站在學堂外邊五分鐘，就知道辦的好壞，那算門裏出身。』學務大人聳着肩膀，緊着肚皮，很響亮的嗽了兩聲，然後鼓着雙腮，只轉眼珠，不扯頸項的往四外一看。把一口痰用舌尖捲成一個滑膩的圓彈，好似由小唧筒

噴出來的唾在杏樹底下。拿出小手巾擦了擦嘴，又順手擦擦鼻凹的汗。然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哼！不預備痰盂！』

『那麼老五，八爺，你們哥倆個東屋裏坐，我伺候着大人。』老張說。

『不用「大人」「大人」的！「先生」就好！新辦法新稱呼，比不得七八年前。把學生領到「屋裏」去！』

『是！到「講堂」去？』

『講堂就是屋裏，屋裏就是講堂！』學務大人似乎有些滿意老張的問法。

『是！』老張又行了一個舉手禮。『向左——轉！入講——堂！』

學生把腳抬到過膝，用力躁着腳踵，震得地上冬冬的山響，向講堂走來。

老張在講臺上往下看，學生們好似五十多根小石樁。俏皮一點說，好似五十多尊小石佛；瞪着眼，努着嘴，挺着頸子，直着腿。也就是老張教授有年，學務大人經驗宏富，不然誰吃得往這樣的陣式！五十多個孩子真是一根頭髮都不動，就是不幸有一根動的，也聽得見響聲。學務大人被屋裏濃厚的炭氣堵的，一連打了三個噴嚏；從口袋裏掏出日本的『寶丹』，連氣的往鼻子裏吸，又拿出手巾不住的擦眼淚。

老張利用這個機會，縱看了看學務大人：

學務大人約有四十五六歲的年紀。一張黑黃的臉皮，當中鑲着白多黑少的兩個琉璃球。一

個中部高峙的鷹鼻，鼻下掛着些乾黃的穗子，遮住了嘴。穿着一件舊灰色官紗袍，下面一條河南綢做的洋式褲，繫着褲腳。足下一雙短筒半新洋皮鞋，露着本地藍市布家做的襪子。乍看使人覺着有些光線不調，看慣了更顯得『新舊咸宜』，『允執厥中』。或者也可以說是東西文化調和的先聲。

老張不敢細看，打開早已預備好的第三冊國文，開始獻技。

『新國文第三課，找着沒有？』

『找着了！』學生都用最高的調子喊了一聲。

『聽着！現在要「提示注意。」』老張順着教授書的程序往下念。

『王德！把腰挺起來！那是「體育」，懂不懂？』

王德不懂，只好從已然板直的腰兒，往無可再直裏挺了一挺。

『聽着！現在要「輸入概念」。這一課講的是燕子，燕子候鳥也。候鳥乃鳥中的一種，明白不明白？』

『明白呀！老師！』學生又齊喊了一聲。小三差一點把舌尖咬破，因為用力過猛。

『不叫「老師」，叫「先生」！新事新稱呼，昨天告訴你們的，為何不記着？該……該記着！』老張接續講下去：『燕子自北海道飛過小呂宋，渡印度洋而至特耳其司坦，此其所以爲候鳥，明白不明白？』

『明白！老師，啊……啊……先生！』這一次喊的不甚齊整。

學務大人把一支鉛筆插在嘴裏，隨着老張的講授，一一記在小筆記本上。寫完一節把舌頭吐在脣邊，預備往鉛筆上沾唾液再往下寫。寫的時候是鉛筆在舌上觸兩下，寫一個字。王德倫着眼看，他以爲大人正害口瘡；而小三——學務大人正站在他的右邊——卻以爲大人的鉛筆上有柿霜糖。

『張先生，到放學的時候不到？』老張正待往下講書，學務大人忽然發了話。

『差二十分鐘，是！』

『你早些下堂，派一個大學生看着他們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』

『是！李應，你看着他們念書！立——正！行——禮！』

學生們都立起來，又把手擺在眉邊，多數乘着機會抓了抓鬚邊的熱汗，學務大人一些也沒注意，大搖大擺的走出講堂。

『誰要是找死，誰就乘着大人沒走以前吵鬧！』老張一眼向外，一眼向裏，手扶着屋門，咬着牙根低聲而沈痛的說。

大人來到東屋，李五，孫八立起來。孫八遞過一碗茶，說：『辛苦！多辛苦！大熱的天，跑這麼遠！』

『官事，沒法子！貴姓？』大人呷了一口茶，咕嚕咕嚕的嗽口。嗽了半天，結果，咽下去

了。

『孫八爺，本地的紳士。』老張替孫八回答，又接着說：『今天教的好壞，你老多原諒！』
『教授的還不錯，你的外國地名很熟，不過不如寫在黑板上好。』大人很鄭重的說。
『不瞞先生說，那些洋字是跟我一個盟兄學的。他在東交民巷作六國翻譯。據他說，念外國字只要把平仄念調了，准保沒錯。』老張又一擠眼自外而內的一笑。

『何必你盟兄說，那個入過學堂的不曉得中西文是一理。』大人掏出煙斗擰上了一袋煙，一面接着問：『一共有多少學生？』

『五十四名。是！今天有兩個告假的：一個家裏有喪事，一個出「鬼風疹」。』
大人寫在筆記本上。

『一年進多少學費？』

『進的好呢，一年一百五十元；不好呢，約合一百元的光景。』

大人寫在筆記本上，然後問：『怎麼叫進的好不好？』

老張轉了轉眼珠，答道：『半路有退學的，學費要不進來，就得算打傷耗。』

『嘔！教科書用那一家的，商務的還是中華的？』

『中華書局的！是！』

大人寫在筆記本上。把鉛筆含在口內，像想起什麼事似的。慢慢的說：『還是用商務的好

哇，城裏的學堂已經都換了。」

『是！明天就換！明天就換！』

『不是我多嘴，按理說「中華」這個字眼比「商務」好聽。前幾天在城裏聽宣講，還講「中華大強國」，怎麼現在又不時興了呢？』孫八侃侃的說着。

『你怎能比大人懂的多，那一定有個道理。』老張看看孫八，又看了看大人。大人咳嗽了兩聲，把手巾掩着嘴像要打哈欠，不幸卻沒打成。

『官事隨時變，』李五乘機會表示些當差的經驗：『現在不時興，過二年就許又復原。當差的不能不隨着新事走。是這樣說不是？大人！』

『是！是極了！張先生！不是我在你面前賣好，錯過我，普天下察學的，有給教員們出法子的沒有？察學的講究專看先生們的縫子，破綻，……』

『大人高明，』李五，孫八一齊說。

『不過，』大人提高了嗓子說：『張先生，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挑你的錯。』

李五，孫八都替老張着急。老張卻還鎮靜，說：『是！先生指教！』

『你的講臺為什麼砌在西邊，那是「白虎臺」，主妨尅學生家長。教育乃慈善事業，怎能這樣辦呢！』大人一字一板的說。

『前任的大人說什麼教室取左光，所以我把講臺砌在西邊。實在說，我還懂一點風水陰